

沈伟光文章集

新军事问题

沈伟光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军事问题:沈伟光文章集/沈伟光著. -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9

ISBN 7-5011-4580-6

I.新… II.沈… III.军事理论-研究-文集 IV.E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147 号

新军事问题

沈伟光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黄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00 千字

1999 年 9 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580-6/E·22 定价 26.00 元

前 言

理想战争理想

写下这个题目,是在杭州的寓所里,此时此刻,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新世纪巨人的脚步声。“理想战争?沈伟光又在做梦了!”是啊,只要随便打开一台电视机,屏幕上便会出现巴尔干的战火,似能看到科索沃浓浓的确烟。我恍惚回到了15年前那场信息战的梦想。

有史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公认的理想战争,但人们追求理想战争的理想和实践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不同国家或集团,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战争制造者,他们的这求就不同,这取决于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经济基础,科学技术水平和人的文明素质。孙子的理想战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希特勒的战争理想是以“闪击战”

称霸世界；“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一生指挥的众多战争中最理想的一笔；信息战是我们时代的理想战争，一度使战争变得“文明”了。

机械化时代的战争及其以前的战争，从根本上表现为彻底的暴力性和摧毁性，但理想战争的模型也初露端倪：农业时代，苏秦、张仪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导演出一幕幕“合纵连横”的战国活剧；工业时代，长达45年的冷战，不费一枪一弹便烟消云散，能不能算作一场理想的世界大战？信息时代，信息战的目标在于控制，不在于流血，战争将主要不表现为攻城掠地等，而是寻求利益的平衡点，这几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战争。

研究战争史可以看出，人们所追求的理想战争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不战而胜”，以小代价换取大胜利。迄今为止，无论这种“代价”的大与小，都是以人和物作为基本“元素”的。那么，是否可以把这些“元素”排除在这种“代价”之外呢？这就是我所要研究的理想战争的核心内容！战争是人类的伴生物，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无法想象它先于人类而消亡。战争也绝不是电子游戏，表们必须认真地研究、认识、熟悉战争，尤其是表来战争的发展趋势，达到把握、延缓、遏制战争的爆发和升级的目的。倘若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世人公认的理想战争，转移战争的视线，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损害人类共同利益和人自身，把战争局限于“信息”和“思维”的范畴，至多以比试、竞赛、虚拟的方式，甚至带有“观赏”、警世的作用，变以往“先下手为强”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战争原则为“先

手者必败”和“决策者先死”，那样，世界的持久和平将会到来。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理想的战争，但战争的设计者、决策者们又何尝不想制造出理想的战争？！

战争只是一个名词，不同角度、层面去观察，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战争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内容、形式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着，新时代必然伴有新的战争形态出现；战争还是人制造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是战争爆发的一个基础，而这一切又都是人为的，所以不必固守传统、经典的观念。暴力是政治家们无奈的选择，既然战争是人制造的，我们也可以去营造一个理想战争的氛围，比如说，战争制造者先死，这在农业时代已出现过，两军对垒将帅先对弈，死的必先是败军之将。我想一旦有理想战争出现，必会成为人们的首选。国家是一部机器，缺了国防、军事这个零部件，就无法运转。条件是在变化的，也不是一厢情愿的，巴尔干战火不是某一个国家想和平就能和平的！霸权国家从来没有伴止过战争准备，裁军、对话只是纸上写写，要求别人做的，他们还不是想打就打，从不去考虑别人怎么说的。事实上，二战以后，美国从来没有间断过它的炮舰政策，不断地实施对别国的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最近，美国控制的北约提出所谓“新战略概念”，把北约从一个防御性军事组织变成一个进攻性的军事政治组织，军事行动范围扩大到北大西洋地区以外，还可以执行“不限地域”的使命，不经联合国授权即可对别国动武，对世界和平构成重大威胁，“播下了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强大，因为

他们天天都在准备战争！只要战争根源没有铲除，我们就不能高枕无忧，我们就不能惧怕战争，我们就应该准备战争！

今天的时代，人类正在按照未来学家和战略家们设计和规划的轨迹前进着。军事领域也不例外，目前崇尚的信息战，便是未来学家的产品，并且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难以界分，社会发展的列车，直接牵引着战争乃至整个军事领域的行进。而且，这种时代发展的间隙在缩短，紧密度在加剧。信息社会这个概念在七、八十年代形成时，人们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根本无法接受；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风靡全球，可我们又怎么会相信地球会变成一个小小的村落。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维。自然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也经常风云变幻，但毕竟又都是依照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向前发展的，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就拿人际间的联系来说，由书信、电信，到现在的网络，是一个多么大的飞跃，我们用电话、电报可以实现人与人的即时通信，但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在按键的瞬间，同时与地球任何角落，成千上万的人取得联系，而且更为安全。

为了迎接信息社会的到来，西方一些国家就是以未来学家的设计为蓝本，规划国家的发展战略。美国搞信息高速公路，一些跨国公司花巨资在太空部署各式各样的卫星，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尽早抢占信息社会这块新大陆，把握主动权，夺取制信息权。发达国家，尤其是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之所以极力推崇并推进全球的信息化建设，就是企图引导或者说是诱导别国或企业加入他们的网络世界。西方世界奉行的是“利益万岁”。信息的价值在于传

播,金钱的效益在于流通,这些道理西方人非常清楚。他们搞全球信息化建设,是一项战略投资,是考虑下一个世纪的效益。我就有个预感,一旦这种网络世界形成,我们现在所讲的多极世界,国家概念就要重新界定了。你纵有地大物博,照样得受他支配。1985年我提出信息战就是在这个层次上讲的,是抢占信息空间、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然而,我们现在讲的信息战还主要停留在武力战中信息运用和技术信息战这个层面上,像网络攻击,黑客战等等。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也是我常常不得其解的问题:什么是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是毁灭还是控制。于是,我设想了一种非暴力型的战争,他占据了暴力型战争以外(有时也包括暴力型战争)的所有时空。在这种战争中,对垒集团将各自的实力转化为信息及威慑力,来遏制对手的暴力行径或战略。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信息战。这种战争不像传统的武力战,战与和,前与后,军与民,胜与败的区分泾渭分明,而是非常模糊的,不是以传统标准来划分的。战争目的不一定是为政治利益,更多是为经济利益而战。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战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使在武力战范畴,今天许多战争也已与政治无关,其起因既非意识形态也非民族主义因素,而是缘于无计谋生、发表失败、食品匮乏和国家崩溃。这是世界知名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

袁经常在反问自己,如袁这种非暴力型战争存在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天天都在打信息战,天天都处在战争之中了?这个问题

我也看不清。我是研究未来学的,研究未来最重要的是提出课题。所以我又想,如果每天都有战争,那么是否有理想的战争?如前所说,这个问题我已考虑多年,最近在写一本小册子,希望能回答这个问题。

信息时代,军事领域与社会其他领域的联系空前紧密,相互渗透的程度和对社会的依赖性已非常强。尤其是难以区分哪是军事行动,哪是社会行为。所以我经常讲一个观点:信息战是一个军事问题,但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是一个技术问题,但首先又是一个战略问题。只能从社会这个角度,战略这个高度才能认识真正意义的信息战,研究理想战争也必须纳入整个社会体系中去思考。

我们可以从信息战的形成与发展的三个阶段,看看信息时代的战争轨迹,也许对我们的研究会有所帮助:

第一,提出信息战阶段,80年代中期到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使信息对人类生活影响日益增大,使人们开始考虑信息对军事领域的作用了。信息战的提出并非始自美军的数字化部队建设,它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是信息时代的必然反映。

80年代初,美国社会预测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所著的《第三次浪潮》一书在美军中引起很大反响。有人开始研究信息时代的战争。1989年,美军有人提出“计算机病毒战”。1990年11月,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一书出版,提出了信息战的概念,但不是从军事意义上讲的,而是从市场意义上讲的。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

代,新技术的出现不是最早最先用于军事,而是用于经济,用于生活。信息革命首先引起人们的生活变革,然后影响到军事。然而,人们对身边的生活变革常常熟视无睹。

1985年,我就开始对信息战进行研究;1987年,《解放军报》介绍了我对信息战研究的学术观点;1990年3月,我的《信息战》一书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海湾战争打响了,军人的目光开始投向高技术战争。有一点我非常自信,作为一个完整理论的提出,或者说第一本信息战专著的“专利”,非我莫属。1998年我应邀去奥地利就信息战问题进行演讲,他们就是从互联网上一篇文章中找到我的,“信息战理论的提出是一位非西方人,是中国的沈伟光”。这是美国一家战略研究所查理斯·B·埃弗雷特等三名研究员合写的一篇文章“信息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评论”上指出的。

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这一阶段我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个名词,写了一本书,更确切地讲是预测到了信息战的到来。不是说别人看了《信息战》受了我的影响,改变了什么。而托夫勒就不一样了,他受到美国军方的高度重视,他的观点影响军方高层的决策,甚至推动美军的军事革命,这些可以从他的《未来的战争》中体会到。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海湾战争之前,美军确实开始接受信息战这种新型战争,并付诸实施取得了成效。海湾战争之所以被称为首次信息战,我以为并不在于它动用了大量的信息战武器,而是作战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多国部队对作战目标的选择与以往大不相同了,是以信息战武器打击对方的信

息系统为主。

第二,完善信息战阶段,是从海湾战争爆发以来。由于海湾战争信息战所体现的威力,极大地刺激了各国军方对信息战的热情,继而引发了全球新军事革命的到来。

在这个阶段,信息战的狂飙波及整个世界,信息战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海湾战争已作为“首次信息战”载入史册,伊拉克由于几乎丧失了全部制信息权而在战争中不堪一击,多国部队因拥有信息优势而以微乎其微的代价获得战争胜利;为结束波黑冲突,北约运用部分信息战手段,攻击要害目标,并在谈判时运用计算机模拟战争的可能结果,迫使波黑各方接受了和平方案;海地事件中,美军以强大的信息威慑而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俄罗斯在车臣冲突中,杜达耶夫由于使用手提电话被跟踪定位而毙命;黑客的攻击每年导致全球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前不久电脑黑客联手侵袭美国国防部电脑系统;黑客控制英国卫星,与政府叫板;台湾股市被黑客赚取数千万台币;澳洲三分之一的公司遭黑客入侵;中国电脑犯罪也大幅上升。在科索沃冲突中,北约用电子战系统夺取主动,而南军抗干扰也使出了高招,信息战成为这场战争的重头戏。例如,北约启用了一种新型炸弹,对南联盟电力系统发动了干扰性轰炸,投放这种电磁炸弹,目的是使南“机场跑道照明、电脑作业以及安全通讯能力”丧失,但在同时避免物质破坏,估计有60%到70%的地区受到这种“软炸弹”的影响。战争期间,因特网上也爆发了世界上第一场战争,人们利用电子图像、电子公告栏

和黑客的袭击作为战争的武器。

信息战理论日趋完善,战略的、战术的、技术的,涉及到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成为一门军事学学科,并开始向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社会一切领域渗透,信息战学科作为下世纪最重要的交叉科学的地位已经确立。

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支撑,网络技术,虚拟技术的兴起和不断成熟,并大量应用于军事领域,使信息战的发展大大超出未来学家和战略家们的预想,正在成为未来战争舞台上的主角。

以信息战为重心的军事革命正在一些国家兴起,带来军事思想、编制体制、装备发展、军事训练、人的观念的一系列变革。一些国家已建立了信息战组织体系,成立了军队、民间多种形式、各个层次的信息战研究机构;创办了信息战学院,在大学开设有关信息战理论和技术方面的课程;在军队组建信息战部队,设立信息战指挥中心,加强军队的信息化建设。

由此可见,各国军事家们正在为迎接信息战而做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走在世界信息战发展前列的美国已着手制定信息战战略,建立一体化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系统;秘密研究进攻性信息战和防御性信息战措施;进行信息战模拟演习。

中国军事学术理论界、民间研究机构、军队有关部门多次召开以新军事革命和信息战为主题的研讨会,许多专家、学者都踊跃地

加入到研究的行列。近年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掀起的学习高科技热潮中,把研究军事信息技术与信息战作为重点。《解放军报》文章指出,要把信息战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切入点。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要求军队针对信息战,探讨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有效战法,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技术。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创立了“信息作战指挥控制学”和“信息作战技术学”两门学科。沈阳军区组织信息战实战演习,有20项成果得到检验。中国的电脑网上已出现了破网三十六计和防护三十六计,也有人提出因特网可以引发世界大战,要建立未来信息世界的社会秩序。中国政府已决定从1998年到2000年底,用3年的时间投资50亿元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网络安全与信息对抗技术就是其中一个重大项目。中国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本科专业数由原来的504种减少到249种,但在新增加的三个专业中却增加了信息对抗技术专业。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信息安全技术工程中心,建立了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信息战论坛》等专业性杂志。《解放军报》、《国防大学学报》、《军事学术》等权威报刊开设专栏研究信息战。目前,一些单位建立了与信息高速公路联网的信息网络、作战模拟系统、初级的战斗实验室。一些民间团体还建立了信息战研究所。

在这期间,我写了大量的文章,本书收集的文章主要就是研究信息战的,提出了“信息边界”等概念,出版了《新战争论》。有人说,沈伟光有什么资格写“新战争论”,我说,我的《新战争论》不是

克氏《战争论》新注,而是新战争的论述。尤其是1995年在解放军报发表了“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重心”一文后,反响极大,收到国内外大量的来信来电。我还到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兰州军区、国外作了演讲,到军队、地方研究信息战的机构、实验室作了研究,对推广、普及信息战知识,发展、完善信息战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遏制信息战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的,这个阶段与完善信息战阶段有一个交错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1998年9月,我到奥地利的林茨作了一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这个题目引起了与会者和媒体的关注。有记者问,你认为信息战的目标在于控制而不是流血,是一种文明的战争,为什么现在又提出要遏制它?我说,我讲的“文明”的战争是打引号的。当初我在提出这种理论时,确实带着美好的梦想。我参加过南方边境战争,看见过亲爱的战友被战火摧灭。当时我希望有一种替代这种残酷战争的新形式。从目前看,信息战较之传统武力战文明得多。但随着网络世界的形成,信息战的高度发展,它的危害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1985年我曾预言,信息战把战争推到悬崖边,其危害比核武器还要大,当时只是一个预感,就把它写进书里了。现在看得就比较清楚了。

信息战的危害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物质的巨大破坏。国际学术界,包括我自己,过去总认为信息战比传统武力战来得文明,可以少流血,甚至不流血而达成战争目标。其实不然,我们目前所能认识到的,或者说已经出现的信息战,仅仅是局部信息战,

是有限的。一旦世界网络化了,地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了,信息战的破坏性才真正展示出来。我在奥地利演讲时提出一个观点:网络的破坏可以将地球瞬间瘫痪!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国家间的战争,攻击的首要目标是联结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设施和整个社会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利用新奇的信息技术,多渠道、多形式地对敌方军用、民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系统进行快速、隐蔽和毁灭性的破坏,包括破坏和瘫痪敌方的军事、金融、电信、电力、交通系统的计算机网络。一旦这些生产的、生活的还有武器装备系统等等遭到信息战的攻击,停电、断水、交通瘫痪、战略武器包括核武器失控……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今天,各国经济的依赖性,潜藏着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依赖性越大威胁越大。在信息社会,计算机通信,把金融、市场、商品、技术、劳动力、工业设备、服务、娱乐、生产等联为一体。从目前技术看,这种信息化网络有很大的脆弱性,极易被“黑客”入侵,如果敌对国有组织、有目的地运用网络犯罪手段进行经济干扰和破坏,足以使对方经济崩溃。而要做到这一点,目前的信息战能力就已经这到了。我曾经多次说过,在未来网络世界里,每个芯片都是一种潜在武器,每台计算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作战单元,每一位平民百姓可能编制出实施信息战的计划,并付诸实施。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只要掌握计算机通讯技术,拥有一台计算机和入网的电话线,就可以攻击装有芯片的系统和进入网络的设备,利用网络来发动一场特殊的战争。

此外,信息战对精神世界的损害是巨大的。信息战利用信息在敌我之间制造反差,运用心理战和战略欺骗等手段,动摇军心、民心和政府信念,达到遏制敌对国家发动战争的意志或使其丧失战争能力。目前世界上研究的信息战,多是从技术上考虑的。我认为,信息战真正的意义是攻击人的思维和精神。对此,我们的认识还非常有限。战略竞争,舆论争夺,理论威慑等都是信息战的内容。即使是美国,虽然在海湾战争和最近的科索沃冲突中,大量且成功地运用了战术信息战,但这个号称世界上信息战领先的国度,恰恰却在战略信息战上陷入被动,失去了舆论、民心。实际上,美国人还是在用工业时代的思维来解决信息时代的问题。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凭借武力和经济手段是不可能消灭一个民族、统治有2000个民族的世界的,但是精神却可以摧残一个民族、奴役一个国家。宗教的权威不是靠金钱和武力,而是靠精神、靠信息。精神的威力、信息的能量,正在击毁传统国家,铸造一个个精神大国。看得见的物质毁灭是恐怖的,而看不见的精神摧残是最残酷的。就像一个人,肢体残疾还可以生存,但如果精神失常了、思想被人控制了,那他就是一具僵尸了。

另外,尤其是我们至今还只是看到信息战“文明”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其危险性的一面。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一些本来有明确区别的概念(如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战争与犯罪等)界限模糊了。一方面,在网络化的信息系统上开展信息战,国家及区域之间的地理分界失却了作用,难以区分信息战的威胁来自何

方,甚至难以知道谁被攻击,谁应对攻击负责。另一方面,也很难区分从犯罪到战争各个不同层次的敌对活动。战争形态改变了,不一定有赤裸裸地领土侵略,血淋淋地屠杀才是战争。那些看不见地打击,间接地伤害,还没有认识到的作战样式可能危害更大。今年全球爆发的美利莎、CIH 病毒,使世界各地不少电脑系统遭到破坏,损失巨大,CIH 病毒的侵入,仅我国就有几十万台电脑被毁,损失达 10 亿元,这难道不是侵略?这实际上是信息战的一种作战样式——计算机病毒战。你说它是犯罪,那这种计算机犯罪的危害将可能超过传统的军事打击。你说它是战争,我们的教科书又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在信息战条件下,政府和军队、政府内部各个部门(如国家安全部门、情报部门、执法部门等)的传统分工已很不适应。信息技术使地理上的距离失去作用,只要是网络系统能够到达的任何地方,都将成为信息战的战场。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容易遭受信息攻击的战略目标也不断增加。因此,对信息战的态度只能是遏制它,而不是发展它。

应该说遏制信息战是我对信息战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在世界上绝对是首创。

信息战三个阶段的提出,可以使信息战发展目标更明确,使之有规则、有限度的发展,对人类和平与发展是有利的。遏制信息战的发展是我们的美好愿望,但遏制信息战的使用则是我们应该尽快做到的。世界上应该制定一系列信息战规则,交战双方必须遵守约定;信息战只是比试,不能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人类

的自身。我总在想,今后,哪个人敢于作出损害人类利益和人自身的决策、指令,受到打击的首先应该是这个人。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觉醒,技术的进步,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上,这条规则已经发生着作用。本世纪最后 10 年的战争中,已有实例。人类为什么总要恶性相对?种种迹象表明,社会进步到今天,人类的天敌是人自己,对人类危害最大的敌人也是人类。我们必须使用好信息战这把“双刃剑”,为人类造福,而不是为人类添祸。因此,在类地利演讲时我提出倡议:建立“国际信息战论坛”,以加强交流合作,坚决遏制信息战,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今天,我们应尽快建立信息战遏制战略。遏制信息战,信息战遏制战略,不是玩文字游戏。从提出信息战、完善信息战到遏制信息战是一种进步,是信息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过程,是人类文明素质的一种体现。而信息战遏制战略是一种大战略,是针对霸权国家的一种策略。

在网络世界建立以前,信息化程度越高的国家,他们受到的攻击就越大,危险性也就越大,相对来说,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遭受信息战攻击的威胁要小得多。美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一份报告指出,美军用计算机系统越表越脆弱。认为“别人用武力无法战胜我们,但我们面对的是看不见的敌人”。还警告说,国防部“处于越来越脆弱的境地,信息系统受保护的度落后于它们受依赖的度”。“美国现在对信息系统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对这些系统的攻击将对美国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美国人搞信息高速公路,在全球推行